龍城札記

龍城札記目錄

卷一

尊上

展

塑像

臬

尺赤升勝石碩竝通用

帳構

古音字

莒人滅鄫

龍城札記抱經先生掌教龍城時之所記也先

是先生掌教鍾山有鍾山札記四卷嘗自序而

刻之先生嗜學至老不衰有所得輒隨手札記
即癸丑家居後未嘗一日廢鉛槧也此三卷則
曾繕寫成篇遂取刻之與鍾山札記並行焉去
年冬先生訪友金陵留止鍾山者旬餘歸道毘
陵病終龍城書院今刻是書諡增死生之感矣
嘉慶元年七月之望海寧錢馥識

龍城札記卷一

杭東里人盧文弨

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

王肅不好鄭氏學人之所見不同亦何害乃必有意與鄭乖異甚且不憚改經改古人相傳之故訓以伸其所獨見前人固已有覺之者近武進臧玉林著經義雜記摘辨尤多其元孫鏞堂從予學爲予校毛詩釋文多本其祖之說而其自爲說別白是非亦甚明確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有樂道忘飢之語鄭箋作㦡飢謂經文必本是㦡字故鄭不云樂當爲㦡正義云定

本作樂飢知孔穎達本所載經文亦必是𤻲飢矣唐石
經初刻樂後覺其誤而改爲𤻲又證之文選王元長永
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日本足利古本皆是𤻲飢韓詩
外傳二引詩可以療飢療與𤻲一也正義引王肅孫毓
皆云可以樂道忘飢是傳中樂道忘飢乃肅所私撰而
孫毓從之樂飢二字本相連成文今乃截樂字爲樂道
截飢字爲忘飢毛公必不如是之支離也又豳風東山
勿士行枚經文本作行毛音衡橫之於口中也鄭就行
字讀爲銜義亦與毛無異今箋則云初無行陳銜枚之
事行讀爲杭亦肅所改釋文於經但云鄭音銜於箋始

音𠩺剛反則鄭本不讀行爲杭明甚行枚二字亦相連今又破行爲行陳枚爲銜枚與樂道忘飢語極相似甚不可通乃以之誣毛鄭不亦異乎

鞠躬鞠窮𩚭匑

論語鞠躬如也鄉黨篇凡三見舊皆以曲斂其身解之夫信爲曲身何必言如以爲非曲身而有似乎曲身此亦形容鮮當案廣雅𩚭匑謹敬也曹憲𩚭音邱六反匑音邱弓反儀禮聘禮禮記康成注引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曹氏之音正與鄭注相合是鞠躬當讀爲鞠窮乃形容畏謹之狀故可言如不當因躬字而卽訓爲身今

匔匑二字廣雅皆譌寫世人以其不常見也遂無有正之者賴有曹氏之音猶可攷其本字卽儀禮注今亦參作鞠躬亦賴有陸氏釋文張淳辨誤尙皆作鞠窮陸止載劉氏音弓則非劉氏皆讀如窮本字可知矣張云爾雅云鞠究窮也鞠窮蓋複語非若踧踖之謂乎余未見張說頗亦有此意鞠窮踧踖皆雙聲正相類說文唯匔字訓曲脊不云匔躬亦不引論語若鞠字實義蹋鞠也推窮也養也告也盈也竝未有曲也一訓至史記魯世家匑匑如畏然徐廣音爲窮窮字少異而義未嘗不相近也論語此三句之下一則曰如不容一則曰氣似不

息一則曰如不勝使上文是曲身亦不用如此費詞覆解或云攝齊升堂鞠躬豈非曲身乎余曰言攝齊則曲身自見正不必復贅言曲身且曲身乃實事而云曲身如更無此文法同母爲雙聲踧踖並精母是雙聲鞠見母窮羣母非雙聲窮依劉氏音弓同見母乃雙聲鞠窮曹音邛六邛弓二反同溪母是雙聲而謂與鄭注相合則非也錢馥識

輗軏

包咸注論語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軏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非也戴東原云軏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軏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案墨子魯

問篇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引三十石之任與韓非所引不同

說文軏車轅耑持衡者輗大車轅耑持衡者案大車鬲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軏輈轅所以引車必施輗軏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爲喻輈身上曲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鬲卽橫木橫木卽輗包氏以踰丈之輈六尺之鬲而當咫尺之輗軏疏矣近儀徵阮氏元作車制圖解亦如戴說而引伸之云皇侃論語疏引鄭康成注曰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鄭說本不誤又案揚雄太玄經閑次三曰關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軏貴以信也此卽子雲用論

語之義其曰拔則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義此皆輗軏爲衡鬲鍵之證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横木即衡也輗乃持衡者其說亦不爲包氏所誤

陽有賜音

爾雅釋詁台朕賚卜畀陽予也今本郭注云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陸氏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近時本兩賜字皆作陽夫陽賜同一音即是如字且陽苟讀如字則上音陽二字亦贅此由後人疑陽與賜音不相近而妄改之耳今幸宋本不誤可正之因知郭注必本是賚卜畀賜皆與也故下即承云與猶予也以陽

爲賜以予爲與皆即用漢人易字之法如郭氏注穆天子傳以諫爲閒同是一例此注下又云因通其名始引魯詩陽如之何巴濮之人自呼阿陽此則從如字讀夫予字已見上條陸云予余並羊如反此則音羊汝反然則此條正義實訓爲取與之與通其名亦可爲予我之予讀者但見引魯詩以下便止知如字一讀言與賜同音義則懵然夫與字非奧僻何必連賜字成文而義始顯且君子曰賜小人曰與二字亦微有別觀下不兼承賜與言則賜本不在皆字下明甚噫古人之書爲後人憑臆肆改者多矣孰從而一一正之乎

魯公爲字禺人

禮記檀弓禺人公爲之字也說文爲母猴也爾雅在寓屬故以爲字錢氏馥曰左昭二十九年傳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君父不應稱臣子字當是名禺人而字爲爾說文禺母猴屬禺務音同假借愚案古人行文亦當有遷就之處如曰爲爲此禍也壘兩爲字頗不清楚想公當日亦以不順口之故而改稱其字非傳家之修飾也如北魏當曹魏末禪晉之時而魏書即稱曹魏爲晉此史家有意相避後校者一一改正是則是矣而失其本意矣

象恭滔天

堯謂共工象恭滔天孔傳說甚牽強後來釋書者皆未詳或以爲脫誤或以滔天爲衍文唯當塗徐位山解曰竹書紀年帝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皆共工也時帝問誰順予事而驩兜美共工之僝功帝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同一義文弱案徐解滔天甚切當要之此四十一年中亦未嘗全然無效唯是治之不順其性故時而底定時而橫決馴至於洪洞無涯始謀易其人而任之必非四十年皆滔天

之日也鯀障洪水當時亦豈無小效唯苟趣目前之計而水仍不歸壑故績用終於不成也位山名文靖雍正癸卯舉人以鴻博經學徵此說見所著管城碩記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引邶詩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余謂當作洋洋從楚姓之羋音與瀰瀰正同此所引乃新臺之篇正在邶詩班氏定不誤

月令太尉

月令本在周書而諸儒為呂不韋作春秋以此散置於十二紀之首此春秋之所由以名也而說者遂疑為秦

制此大不然向與同年謝侍郎論及此侍郎亦以為宜還之周書唯官名有太尉周時未聞有此仍不能不使人疑然諸儒既為不韋纂集則以秦制改周官亦事所必有故當時校逸周書付梓謂太尉必本是司馬為秦人所改耳今當去太尉仍稱司馬則完然為周書矣及觀當塗徐位山之說即周亦安必無太尉并月令正義所云不合周法之四證亦一一辯明之其言曰據魚豢典略古者兵獄官皆以尉為名國語晉悼公使祁奚為元尉鐸遏寇為輿尉奚午為軍尉管子管藏於里尉又襄二十一年左氏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杜預曰尉

氏詗察之官正義曰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又石氏星經紫微垣右樞第二星曰少尉尉旣有少則應有太矣故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太尉河圖錄運法云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觀鳳凰如尙書立政常伯常任準人牧夫皆周禮所無安見無太尉官耶應劭以太尉爲周官者是也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此因大饗帝告廟而受朔也若謂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卽是九月爲歲終十月爲受朔此時與周法不合試問秦以十月爲來歲卽以十月爲來年而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又以何者爲來年乎季冬與大夫

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若謂秦以十月爲來歲即以季秋爲歲終而季冬何以待來歲乎史記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二十六年秦初併天下改年始朝賀皆用十月朔則秦以十月爲歲首者不韋死十四年矣安得呂覽中預知十月爲歲首乎至謂周郊天服大裘乘玉輅而月令車旗服飾竝依時色與周不合亦非也周禮玉輅以祀天而郊特牲云戴冕璪十二旒乘素車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而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又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則素車蒼璧黃馬騂犢之殊安必不因時色乎況乎方郡縣而云諸侯方

刑酷而云施惠方坑儒而云選士方焚書而云入學吾知其有不然矣文弨案此論快甚故全錄之以釋後儒之疑

僞尚書古文不可廢

尚書僞古文東晉時始出宋元以來疑者衆矣近世諸儒攻之尤不遺餘力然雖知其僞而不可去也善乎白田王氏之言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

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輿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案此爲持平之論後人可不必更置喙矣王氏名懋竑字予中寶應人進士由教授特召授翰林院編修其文巳梓者僅九卷考證經史極明確闓所著尚多惜無由盡見之

孟子先適梁後至齊

王氏又攷得孟子適梁當在惠王之後十四五年未幾惠王卒子襄王立在梁蓋未久也若依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以惠王自言三

敗之事攷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史記魏世家則以爲襄王五年七年十二年之事由誤以惠之後元年爲襄元年故也惠王屢經挫衄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之至必當在惠之後十四五年無疑也至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沈莊仲録朱子語已云然而大全不載諸儒亦無及此者桀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滅亡此則唐元宗秦苻堅之比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

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約略孟子在齊不過四五年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則不得稱謚故公孫丑兩卷但皆稱王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

趙文子論舅犯

檀弓載趙文子之論舅犯也其言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噫舅犯誠仁人也柰何謂其仁不足稱余嘗病斯言之爲過後見武進蔣濟航先生集中有子犯

論一篇語極痛快論曰人苟利之爲見則趨之唯恐不及其能舍目前之富貴而邑邑俟諸十九年之後乎人苟不顧其君則無往而顧其君者其能拂君之欲逢君之怒舍安樂而馳驅犯難以圖不可知之霸業乎且秦穆之勸重耳以復國也不可謂非忠告襄言也而當日辭之若浼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痛乎其言之深切著明也迄今誦其言有不盡然心傷者乎以正人心以篤父子仁莫大焉至其以璽援公子數言所以償前此食肉之言而探其意也夫人於患難時有小忿而至手戈以逐則君臨時生殺唯命能必其念前勳而懲其

忿以相宥乎於顚頡有明徵矣是知子犯之言憰禍非求利也而乃文致其罪冤矣此論出而於人意乃始暢然蔣名汾功余同年文人也其古文足名家生平於孟子用功尤深著有四編皆推闡其文義者

鉏訓立薅斫

說文鉏立薅斫也今二徐本俱作立薅所用也係後人妄改蓋不知斫之爲義而疑爲所字又以不成文而更增一用字因使讀者不復致疑今幸廣韻鉏字下所引尙不誤得以正之爾雅釋器斫謂之鐯郭注钁也說文訓钁爲大鉏淮南精神訓谿者揭钁臿兵略訓奮儋钁

以當脩戟長弩高誘注竝訓鑁爲斫此皆可以爲斫鉏鉏之確證

濂爲溓之重文

今說文無濂字鼂以道得唐人說文本以校徐鼎臣本著參記許氏文字一書共三冊樓大防曾見之攻媿集中荅趙崇憲書載鼂氏說曰溓（徐力鹽反 唐力兼反）从水从兼徐本曰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唐本曰薄冰也或曰中絕小水又曰淹也或从廉徐氏闕濂字案素問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溓冰楊上善曰溓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然則从兼者亦古文廉字非兼幷之

兼以上皆以道說大防案素問二十四卷陰陽類論溓水注云溓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逆也楊上善云溓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唐本旣曰或从廉則非無濂字據此則周子之濂谿與元次山之㾍峿語出於意見者自不同說文云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則浯字非次山臆造也錢馥識

泔之奧之

荀子大略篇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楊倞云泔與奧皆烹和之名未詳其說文𠩺案非烹和也曾子以魚多欲藏之耳泔米汁也泔之謂以米汁浸漬之門人以易致腐爛食之不安於人或致

有河魚腹疾之患故以爲傷人說文奥宛也宛奥也奥與宛皆與鬱音義同今人藏魚之法醉魚則用酒醃魚則用鹽置之甄中以鬱之可以經久且味美奥如鬱韭鬱麴之鬱鬱韭見說文䪥字下鬱麴見釋名皆謂治之藏於幽隱之處今魚經鹽酒者於老者病者極相宜正與傷人相反

臞脊

釋名言語篇煩繁也物繁則相雜撓也省嗇也臞嗇約少之言也省與煩相對成文此篇例皆如此或因太平御覽移入人事部瘦人類中引作省瘦也臞瘦御覽本譌雀

約少之言也遂依此改舊文不知臞字本亦非誤周禮地官大司徒注云瘠臞也又廛人注云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瘦臞腐敗釋文並云臞又作臞音稍疏引考工記梓人云大胷臞後臞是細小之義故云瘦臞是疏所據鄭注作臞字也據此則釋名定當作臞齊舊本但譌臞從日旁耳不當改爲臞瘦考工記臞作爠又桀省瘦亦可通但非釋名本耳周禮大司馬馮弱犯寡則眚之注眚猶人眚瘦也古眚省通用春秋莊廿二年肆大眚公羊作肆大省周禮大司徒眚禮即省禮

龍城札記卷二

杭東里人盧文弨

應廬

宋胡宿文恭集館中候馬詩落句云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又上小謝學士啟中亦有更直應廬句此用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然亦太牽強集中往往類此因老子有如登春臺語即用老臺因杜牧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即用作詩戶因北山移文有昔聞投簪逸海岸即用作海簪太守堂曰雖堂稱天曰杵天皆生僻不可爲訓宿詩佳處固不減

唐人而闕湊之病正當分別觀之又其於小學及經史音訓率未留意故押韻及詩之平側間亦多誤

劉須溪

向來聞人言宋廬陵劉辰翁之號乃劉須溪須與頮同音義不當作須字今見施愚山先生蠖齋詩話中辨此字云廬陵有龍鬚山溪出其下須即古鬚字曹輔送周吉州詩云廬陵太守告我行先把廬陵為君說龍鬚山對殷侯池池面山容兩清絕據此當作須溪無疑

鐵禦蛟龍

凡江湖大川之處皆鑄鐵器以鎮之以蛟生於水而性

畏鐵故或投之水中或置之岸側所以豫防其害也順天　劉李河倚橋有長鐵篙二俗人相傳以爲梁王彥章所用之鐵槍非也余至岳州見洞庭湖側有鐵械長沙學使署大門內有大鐵鍋江寧城側有鐵釪形似所以止舟者而絕高大十數人舉之不能勝卽城中前明鐵廠今改爲書院門外亦有此物此皆余所見者他處諒亦尚多案梁書康絢傳築浮山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然則槍械鍋釪等器其意亦猶

是也

古人音喜悲

王仲宣公讌詩云管弦發徽音曲度清且悲潘安仁金谷集詩云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陸機文賦云猶弦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又詩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郎魏晉以前亦皆尙悲韓非十過篇晉平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又問晉莫悲於清徵乎曰不如清角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夔性知音律調聲悲善又感虛篇云鳥獸好悲聲耳與人同也自紀篇云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古詩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

爲此曲無乃杞梁妻史記刺客傳高漸離於宋子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容之阮籍樂論桓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爲琴若此正不必謚以雍門數言而已能使人淚承睫也然不知古人之意何以獨喜悲如此蓋絲聲本哀素女鼓五十弦瑟音過悲黃帝使破爲二十五弦悲究非和平之音其好尚當起於戰國時耳

安禪

今人常語勸人休息曰安耽大約作此耽字頭觀宋范忠宣純仁集有和王微之以足疾不赴西湖賞雪詩云

湖光映雪凝深碧野色當軒展素紈心似白公何處脚燕堂深暖小安禪自注二字其下云晉丹作此安禪字案禮記玉藻禪爲絅乃衣之無裏者得與單通用曹憲注博雅云今人作禪襌字艸下著溥失之然則單薄亦當用此禪字僧家有所謂挂單者即挂禪也香山詩旣有心情何用脚范詩中用此語

米纜

余向見樓攻媿集有米纜詩二字甚新因筆之鍾山札記中今見宋陳造江湖長翁詩中字作米纜云予以病愈不食麪此所嗜也以米纜代之詩云厥初木禾種穀

殖雲水鄉粉之且縷之一縷百尺彊勻細繭吐緒潔潤鵝截肪吳儂方法殊巷產可倚牆嗟此玉食品納我蔬鼓腸匕筯動輒空滑膩仍甘芳豈惟僕餐餌政復奴桃榔郎今弗洎感頗思奉君王又見楊誠齋集中詩題有云上元夜屑粉爲繭絲以卜一歲之禍福亦米纜類也吾鄉細粉略似之然亦澄麥屑之瑩白者爲之亦非米也⿱覃米字見玉篇胡黤切訓饘也與廣雅同米纜俗所呼以形相似耳⿱覃米字但以音相近傳之未必確⿱覃米上聲纜去聲俗閒或混然無別也

郝經鴈足繫書

宋畱元使郝經於眞州十五年經乃於九月一日用蠟丸帛書繫鴈足祝之北飛事載元史余嘗疑之九月鴈正南翔之時安得北飛以爲好事者傅會未必實然然當時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宋濂皆有題識竝無一人致疑者則事必非妄造今攷得繫書雖以九月而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實以至元十二年之三月事方明白且經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詩意本不望其九月卽北徂也於是疑乃盡釋

向刻林和靖集者以省心雜言一編附於後以爲林逋所作元時刻於虎林西湖書院者已如此余曩以宋史藝文志載有李公省心錄以爲李邦獻所著今觀宋景濂集有云王敬巖佖編朱子語錄續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濂謂朱子之言必有所據當以沈道原爲正然余以爲謂李邦獻沈道原作者其書皆名省心錄而此則名省心雜言未必同一書以爲非林處士所作者謂逋之所優者詩爾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此又全出私意揣度之見處士淸高絕俗名動公卿夫豈僅

以其詩云爾乎且其言亦平實謂逋必不能作此語抑何其太輕視逋也余則以爲省心錄當歸之李與沈或二人皆有此書同名未可知也省心雜言當歸之逋刻於西湖書院者序已云和靖處士林逋所作夫豈不審而妄取他人之書以附諡之乎又有疑爲河南尹焞所作者則以和靖之號偶同故耳是皆疑逋爲不能作此言者無乃過與余於拾補中據宋史謂李邦獻作今重思之仍歸之林處士以無改前人相傳之舊庶爲得之

一甲二三人亦可稱狀元

元茶陵李祁以一甲第二人及第而其鄉人通稱爲狀

元似出乎鄉里之私相褒崇然宋時固有二三人亦稱狀元者周益公省齋文集中有回姚狀元穎啟回第二人葉狀元適啟回第三人李狀元寅啟則知稱李祁爲狀元尙沿宋制西涯亦不知第二人之本合稱狀元也

船倉

船倉倉字今人加舟旁字書無此字攷唐元微之遭風詩檣烏斗折頭倉掉水狗斜傾尾纜開宋賀方回艤舟秦淮詩蓬舉每礙幘倉狹纔容膝又有廻燈撤杯案抱被循船倉之句又楊誠齋詩船倉周圍各五尺且道此中底寬窄皆是倉字近來梓張功甫南湖集詩中有艙

橘花繁雪有香風吹成陣入船艙乃作舟旁倉此蓋沿俗作而不改之古也

煞神

人死陰陽生以死者之日時判爲某日當接煞其來有尺數高下不等至其日陰陽生來爲作法其家於死者之寢設坐陳其遺衣服候時謂神當來子孫先於寢處伏地哭後隨陰陽生遍歷死者生時所到之處一周而後止焉南方俗如此北方則避煞空其室以灰布地翌日視之灰上有雞足形卽煞神至之驗也然昔未有言及者余案周禮春官司巫云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鄭注

云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禓其遺禮乃恍然於近世之所謂揬煞即古巫降之禮周漢即已有之陸德明音禓爲傷傷與殺即一聲之轉煞即殺字世人又音轉爲賽今之陰陽生即古之巫也則今世所行未嘗不本於古孔穎達正義云郊特牲鄉人禓鄭注云強鬼此禓乃當家之鬼

櫺星門

今文廟外門謂之櫺星門相傳舊矣嘉興李秀才富孫謂櫺星爲譌當作靈星以周頌絲衣詩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繹之禮拒門外則門爲靈星之門

祭靈星有尸故云靈星之尸此可正世俗以靈爲櫺之譌然以余細考之孔穎達正義謂高子別論他事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尙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案靈星有尸如祭泰山亦有尸此無足異若繹所賓之尸卽昨所祭之尸何必別之曰靈星之尸是則高子乃別論他事無可疑者若靈星主農祥何以獨繫之於門門爲五祀之一又不宜以他神廁之然今人所稱櫺星門卽改作靈星亦無不可以

二字本通故也而決非天上之靈星何以證櫺與靈之通也左氏定九年傳陽虎載葱靈賈逵曰衣車也有葱有靈孔氏謂兩旁開葱葱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葱木爲靈子如賈孔所言葱卽窗靈卽櫺也今櫺星之制其上截亦豎木爲之正合孔氏之說淮南主術訓更謂之零星之尸更可見不專指靈星至星之爲義實難強通漢時別駕車轓謂之屏星此車當也謂之屏可矣何以亦連星爲名梁侍講同書云門之制古亦必有彩飾如會弁然屏星之制亦當相類故皆有星之名今之等星稱星亦猶是也此於古制已無可考然不可指門名

因天上之星較然明矣

愴

陳壽吳志朱桓傳桓子異字季文權謂異從父據曰本知季文愴句定疑近之譌見之復過所聞何氏焯云愴疑即快字案何說是也陸雲與陸典書書云此君公私並愴年長而志新齒邁而曾勤家宗美者也近人文中用愴定二字定字必是誤寫不當連上愴字讀又官本吳志徑改愴爲獪謂言其狡獪則與上文辭對稱意語意全失蓋快自是吳人贊美常語張承與呂岱書稱其事事快顧榮薦甘卓謂其膽幹殊快則知愴亦正與快字同

且字之從口作噲者亦有快義詩小雅斯干噲噲其正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淮南精神訓噲然得卧宋書樂志四吴鼓吹曲從歷數篇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噲噲音皆與快同而義亦隨之古人所以多通用也

婦人亦稱丈人

顏氏家訓風操篇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以此譏周宏讓案論衡氣壽篇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又史記荆軻傳後敘高漸離擊筑事有家丈人語索隱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監本作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

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又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以上皆小司馬說今本史記正文丈人作大人而舊本皆作丈人蓋本是丈人故索隱先引丈夫發其端若是大人則漢高霍去病等皆稱其父爲大人小司馬胡不引而反引張博母乎亦不須先言丈夫也古樂府又有丈人且安坐丈人且徐徐之語乃婦對舅姑之辭至丈人故嫌遲意偏主姑言下言遣歸則當兼白公姥是姑亦得稱丈人也乃史記聶政傳嚴仲子稱政之母爲大人又本作夫人注引正義語與索隱同而皆作大人愚謂大人夫人皆丈人之譌顏氏謂古未以丈

人施諸婦人此語殊不然

岐㐺

尚書泰誓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云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㐺宋本是㐺字孜之足利古文亦正同而今本多改作岐周篆㐺從三人卽衆字由識者少遂誤改之

春王正月

此周建子之月也故加一王字以別於夏時案夏小正正月上有春字四月上有夏字七月上有秋字十月上有冬字此之謂夏時傳小正書者以傳崧卿本爲最在

前傳本有春夏秋冬字而後來諸本皆脫去孔子云吾之杞得夏時焉若但有月而無時則何以謂之得夏時然則夏時之春正月若彼今則時王之正月不與夏同左氏又增一周字而義益顯後人因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謬說長言攻辯其實只一王字而周之不同於夏已判然莫能易矣無爲費辭矣

衞風淇奧倚重較兮

今本倚作猗攷宋本足利本猗並作倚正義云倚此重較之車則爲倚字明甚若猗乃美辭上以寬綽美其人此卽美其車較似寬綽亦指重較言矣作倚爲是

周書君牙牙先王與先正當互易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當句永懷堂本正作王足利古本亦同皆誤下云舊典時式傳曰汝惟當用先正之臣所行此正字乃當作王先王之臣正解先正二字先正謂臣不必更贅之臣二字

裻杼

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安裻晏若覆杅桐鄉汪氏嘗取裻杅二字以名其樓然其實杅乃杅字之譌杅即盂也杅覆則平穩無虞傾倒矣漢書東方朔傳有安如覆盂語正與此同余又檢佩文韻府杅字下載韓詩

外傳作杼字不作杼杼是已然上聲杼字下亦載之此則修纂之見識有殊也杼乃機之持緯者卽今之所謂梭於覆字殊無當今樓名裘杼但取字新而義實未嘗一細攷耳

資緜資皮

今時居貨以待售謂之置古則謂之資語有輕重耳周禮司市注販夫販婦朝資夕賣疏云資若冬資緜夏資絺之類則資者朝買資之至夕乃賣故以資言之今本改作冬資絺夏資緜則以吳越春秋有冬則資絺夏則資皮語故易之然大賈多錢始能豫儲以待時非販夫

販婦之所能效也且疏之意只以釋資字義耳意不主乎締緜故不引成文舊本即貼販夫販婦言不改亦可

董黯

虞翻對王府君言會稽人物首舉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案會稽典錄云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悅鄰人家富有子不孝其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常苦之黯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詣獄自繫會赦免余嘗疑此舉似太過彼鄰子但辱其母耳何便殺之及讀周禮調人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

死康成注云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為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疏云古者質故三者被辱其子弟及弟子則得殺之乃知董黯亦猶行古之道也今寧波尚有孝子祠其後人甚盛

狌狌猩猩

狌狌與猩猩似二獸狌狌善走猩猩知人前代名字嗜酒被縛不相同也山海經南山載狌狌讚云狌狌似猴御覽作狐走立行伏櫰木挺力少辛明目蜚廉迅走豈食斯肉海內南經又有一讚云狌狌之狀形乍如犬厥性識

往爲物詟辨以酒招災自貽纓罥是兩者性行不同後當作猩猩今亦作狌狌誤也乃太平御覽獸類只有猩猩無狌狌載山海經前讚改作猩猩似狐不載後讚乃又有郭璞猩猩讚云能言之獸是謂猩猩厥狀似貛集作猴號音若嬰自然知往頗測物情與山海經後讚略同其爲猩猩無疑矣而前讚止言善走不言識往則狌狌非卽猩猩乃山海經俱作狌狌御覽又俱作猩猩似皆失之不考

朔南暨

丁君希曾云暨以旣爲詟說文云日頗見也頗卽易無

平不頗書無偏無頗之頗頗者偏側也因此得禹貢朔南暨之解葢此朔南卽黃帝素問立於子而面午立於午而面子之處也此地日不當人頂僅見其偏側耳暨字上從月既望之既下從旦日初出地平也緣太陽祇行赤道南北二十三度半其外則不到也人之在二十三度半以外者皆背其極向日而立故篆文北字作爪象兩人背乎北極而立於地之形謂日在其南人各就日向暖也此立於子而面午之說也漢地理志交阯郡有北戶交阯爲中國極南之郡故人皆面北開戶以向日此立於午而面子之說也堯舜誕敷文德民之被其

光者東極於浩渺之海西阻於崔嵬之山至朔與南則以日頗見爲界由兩極之下寒冽異常居人鮮少故以朔南暨爲聲敎訖于四海之證驗也周書君奭篇曰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在周且然而況唐虞之際乎此亦可爲朔南暨之一證

而與能古音義同

耐爲古能字見禮記禮運注又案而字亦與能同齊策四而治可爲管商之師呂氏春秋不侵篇作能治呂氏去私篇南陽缺令其誰可而爲之又不屈篇施而治農夫者也又士容論柔而堅虛而實高誘注皆以而爲能

其注淮南亦同新序三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今本而有作能者後人改也禮運正義謂說苑能字皆為而今說苑書中不見有能字作而者亦皆為後人改之矣論衡福虛篇載田文之言云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誰而及之者此皆古書之未盡改者也

縣亶鄡單是一人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鄡單字子家家語弟子解作縣亶字子象史記無縣亶家語無鄡單案此實一人也省字到懸作県古堯切縣名作鄡與鄡同音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鄡縣師古音苦幺反續漢書郡國志有鄡無

鄤正以鄭卽鄤也亶又與單通太王亶父亦作單父可證唐贈鄭單爲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而不及縣亶當亦知其非二人也廣韻注作縣亶父孔子門人史記索隱作縣豐王伯厚云禮記檀弓有縣子曾卽其人與藎諸書作縣者多遂無知縣亶之當爲鄤亶鄤亶之卽鄭單矣

更受古互用

梁陶貞白注鬼谷子摩篇云爲通者說謀必虛受舊本受作更又注決篇云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受亦作更人以更字必是誤寫余以爲古更受二字往

往互用周禮巾車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儀禮燕禮更爵注古文更爲受大射儀注亦同左氏昭廿九年傳以更豕韋之後史記更作受則知古來更與受可以互通舊本陶注猶是元文若受字必是近人不知而妄改也

鶴鳴于九臭

詩鶴鳴于九臯臯本作臯乃因臭字形近而譌臭古澤字見玉篇何義門焯讀太玄上首之次五曰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悠澤與鶴悠協韻澤卽易所謂鳴鶴在陰也深澤爲陰不當作臯

那亦音聃

那說文本作郍从邑冄聲今經書中多寫作那音諾何反莊十八年左氏傳遷權於那處釋文那又作郍同乃多反今案史記索隱作郍字云郍與聃季之聃同音奴甘反與說文冄聲正合然世人之知者少也錢氏馥云寒歌二韻在古自通如儺从人難聲而音諾何切鼉从黽單聲而音徒何切容齋隨筆引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全謝山經史問荅云酇侯周緤本傳引蘇林注酇音多寒反此讀如字爲是而史記緤本傳亦引蘇注但云音多則斷脫

去下二字而史漢二侯表亦然漢志引孟康之言亦然水經注所引亦然丁氏集韻於是竟添一條曰鄿音當何反則更無有疑之者矣案全氏之說非也鄿之音多與鼉之音佗正相同昌黎送何堅序云何於韓同姓為近葢因音相近故知其本同姓也

龍城札記卷三

杭東里人盧文弨

士冠禮無見父與賓之文

冠者既冠訖見母見兄弟見姑姊獨無見父與賓之文賈氏疏云蓋冠畢則已見也蓋者疑詞想當然耳然說究不穩余謂凡禮皆不相參主賓酬對子安得參雜其閒且當賓之前子亦不便舍賓而爲私敬況父之尊豈以成人故而卽荅子之拜若賓則當往其家拜始爲敬不當因冠所之便而苟簡以見之至經云見於母見於兄弟見卽是拜乃說經者謂母與兄弟皆先拜冠者母

之所以先拜者以子所執之脯從廟中來故爲脯而拜此實曲說禮記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也與者兩相與之詞子拜母亦拜之是之謂與母之拜肅拜已耳弟與兄相連成文弟必不先兄而冠兄必不特見之妹亦猶是也有謂姑姊中含有妹者非或謂賓退而始見父可乎夫祭尚過時不祭以此推之亦必無俟賓退而始行見父之禮明矣

繼室

女有家男有室室卽妻也繼室卽繼妻也有暨近人文中用繼室爲不當者裴世期注吳志步夫人傳引吳歷

云劉纂先尚權中女早卒又以小虎爲繼室何義門云繼室之名於時已謬故委巷之書君子所愼意蓋以左氏所云繼室以聲子者乃媵耳非再娶也然昭三年左氏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又何以云乎吳歷乃胡沖所著是史家亦非小說也又近人稱首妻爲元配者亦本左傳之元妃古讀妃爲配嘉耦曰妃

表德兩字可不全舉

史漢注中引鄒誕生酈道元諸人語多只稱鄒誕酈元書舜典正義中稱錢樂之亦不連之字之字本語辭如羲獻父子不相避義尤可省

尊上

稱人之親曰尊上宋書孝義傳許瑤之以緜一斤遺郭原平曰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拜受重其爲親也今本宋書及南史俱作以此奉尊上下耳下字衍本卷內顧覬之謂何子平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亦稱其母爲尊上可以互證子平稱其母爲尊老今杭人專以自稱其父云

屐

屐可以遊山亦可燕居著之謝安之屐齒折是也紈絝少年喜著高齒屐見顏介家訓中大抵通俛之服非正

服也宋阮長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事見南史蓋宮省清嚴之地宜著履爲在直所容可不拘而出閤則必不可以褻此其所以自劾也宋書屐字作履當是字誤至鄭樵通志則改云誤著鄰省屐出閤則於本事全失若但誤著鄰省之屐固不疑於盜竊何至自劾且同省可以誤著而鄰省不容誤即或有之而我必先屐以往足以相抵其誤自明於法無礙何容自列此雖小事亦可爲作史者鹵莽之鑒漢晉宋諸史之志輿服於履舄之制皆不詳固不知周官屨人之遺意矣

塑像

楚辭有像設之文漢時休屠王有祭天金人後世祠廟之領於祠官者如先聖先賢山川城隍之神亦皆合土以爲之像矣明洪武時少革其制至嘉靖用張璁之議詔天下盡革塑像而用木主余讀元人姚燧汴梁廟學記云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盍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

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塑像之失昔賢已有議之者矣明馮從吾一生講學其狂關中當事有惡之者毀其書院曳夫子像於城隅是當時天下仍有不用詔書者余乾隆辛酉過鄒拜孟子廟廟故有孟子像樂正子旁侍顧炎武日知錄謂愚俗之人難曉信然夫小人無忌憚至敢毀棄聖像固罪不容逭然其塑之者亦非也或有謂廟者貌也應有塑像此附會之說明者宜一斷以理云趙敬夫曦明云古有作俑當已為塑像之造端

顧氏云嘉靖九年詔革先師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違

多於殿內添砌一牆置像其中以塞明詔甚矣愚俗之難曉也余則以為此尚非有司之失蓋像之舊有者頓加毀棄亦所未安唯以牆屏隔不加脩治任其自化如此處置頗為得宜余所謂愚俗之難曉者則在既革之後而又增塑之者耳

嶴

餘姚之地以嶴名者甚多蓋山之隈曲處可居人者考字書並無嶴字前代名人集中即有之今邑志亦即書此嶴字予以為此本作奧而後人乃從俗加山耳謝靈運山居賦云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

奧三菁自注云二非四明五奧皆相連接案今四明山在餘姚縣南東連慈谿西引上虞有大非小非菁山菁江皆在縣境則今之所謂嶴非卽昔人之所謂奧乎今嶴名甚多有不止於五者他若閩粵瀕海之地亦皆有嶴不獨餘姚爲然矣

近見宋陸務觀家訓言其先人墓在九里袁家嶴作嶴字又明上虞謝肅爲餘姚黃菊東珏墓銘云其葬在上虞建隆隩作奧字古字少多通用後人往往各從其類增加以殊別之此奧字之加山或上或下或旁雖不同要卽一字其由來已久後之編字書者當收入

尺赤升勝石碩並通用

明楊愼毎以尺牘爲赤牘考北齊平等寺碑云永平中造定光銅像一區高二丈九赤宋劉宰漫塘集眞州新翼城記尺字作赤爲明鄧士望改去而著其說於後云雖正韻有官府文移借用赤字之說不若直用尺字爲長又漫塘有同韓守減苗斛剳升字作勝亦爲改去云考韻書無通用者予嘗見三輔黃圖有云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落地則破則升之爲勝古卽有之升與斗形近史傳亦往往差互又石亦作碩通典有之此雖官文書防弊之法如一二等字之改從筆畫

多者然要不爲無本今尋常書札固不必爲此以駭俗而或至以誤字疑之則亦未考古來本亦通用也

帳構

鄉前輩厲鶚樊榭集中有魏景初帳構銅歌注云狀圓如筩徑一寸長四寸許中空而底方旁出岐枝有孔上有字云景初元年五月十月中尚方造長一丈廣六尺澤漆平坐帳上廣構銅重二斤十兩凡三十二字八分書邪上方西疇所藏又云南史崔祖思傳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帳構銅之名僅見於此余案宋書禮志及江夏王義恭傳作帳鑄云帳鑄不得作五花及豎

筍形此亦見於史者

古音字

古人於字之難識及疑似者往往卽他語以相比況漢書注鯫音淺鯫傳音亭傳之類若作鯫音淺鯫之鯫傳音亭傳之傳人更易曉而古人往往省之音郭璞注方言猶然蔿音指撝蕢音翡翠劇音鱵魚廛音纏約亦有出三四字以外者其注爾雅山海經亦當爾山海經中多改從今例矣如縣雍音汲甕乃誤改爲名汲甕尤謬漢書注縣名莫䵣下音忉怛狋氏下音權精此自音䵣爲怛音狋爲權耳非連莫讀忉併氏讀精也今人不曉

古例往往誤讀不知音兩字者古人自當作切怛二音權精兩音又自有例矣縣名以氏稱者甚多又莫字人所易曉故古人不嫌相混陸氏釋文音一字亦連引數文在今時自當從今人體例一讀了然而古人音訓亦不可不知昧者至謂鯫生之鯫音淺而鯫字爲牘羣生諶諶音湛湛露斯又增一湛字於湛湛之上皆失之不考

莒人滅鄫

公羊襄六年春秋書莒人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也陸淳云鄫以莒公子爲後

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粱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涉取淳說文弨案莒人苟無因以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以爲後於王者興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乎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一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陸劉之說吾所不取